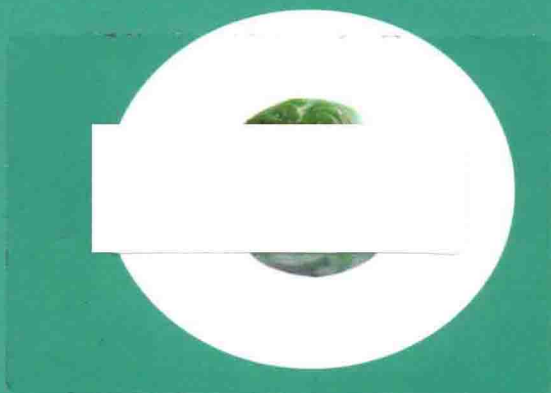


麒麟玉佩

李伟东 / 著



香港黑社会垂涎一件价值连城的祖传麒麟玉佩

海城警方抽丝剥茧，步步逼近真相

群众出版社

麒麟玉佩

李伟东 / 著

④ 群众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麒麟玉佩/李伟东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 - 7 - 5014 - 5642 - 0

I. ①麒…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9307 号

麒麟玉佩

李伟东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8.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642 - 0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qzch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麒麟玉佩 / 1

神秘的盗车案 / 46

玫瑰梦 / 88

火光中的阴影 / 120

小镇疑案 / 162

敲诈 / 182

血字的疑问 / 207

梦醒时分 / 222

午夜枪声 / 245

后记 / 262

麒麟玉佩

海城市劳改农场印发的一份协查通报摆放在海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大案队队长钟雪松办公桌上，这份协查通报，他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

柯春宇，男，28岁，海城人，一年前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6年10月20日，在西山劳改农场利用外出劳动之机杀害一名管教干部，抢走一支54式手枪，子弹10发，越狱潜逃。

钟雪松仔细端详着通报上的照片。柯春宇目露凶光，嘴角挂着一丝冷冰冰的笑，肥胖的脸上流露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富有多年刑侦工作经验的钟雪松意识到，这是一颗难以铲除的社会毒瘤，耳边又响起了丁支队长的话：钟雪松，你现在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集中精力上这个案子，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我希望你在近期内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钟雪松今年 28 岁，身材适中，体格健壮，是一位有着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的青年刑警，他的脸部线条分明，鼻子、嘴角、额头有着雕塑般的凝重，他那双明眸闪烁着逼人的光芒。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通过观察照片，他已经把柯春宇的面貌特征牢牢地记在脑海里。他感到，肩上担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人民警察的誓言在他耳边回荡着，渐渐地，他的内心深处升起了一股高昂的斗志，浑身热血沸腾……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把大案队的几位精干刑警召集到办公室。女刑警梅婷和刑警于谷雨、苏建武纷纷推门而入，他们见队长一脸严峻，知道又发生了大案子。

钟雪松拿起桌上的协查通报，递给了坐在他身边的刑警梅婷：“我们有活干了。照片上的人杀害了一名管教干部，还抢走一支 54 式手枪，这给我们的抓捕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和危险。他是海城人，梅婷，你去支队情报资料室查一下有关他的详细资料，他是因故意伤害罪被捕入狱的。”

梅婷接过协查通报，看了一眼照片上的人：“啊，长得够凶的！眼神像狼一样！”

钟雪松柔和的目光中透露着一种威严和刚毅，他语气坚定地说：“既然说他是狼，我们就把这次行动叫作‘猎狼行动’！”

梅婷赞赏地说：“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同志报仇雪恨！”说完，她脚步匆匆地离开了大案队办公室。

钟雪松拿起桌上的一盒香烟，递给予谷雨和苏建武：“这是我的朋友从新加坡带回来的，你们尝尝。”

于谷雨接过包装精美、闪着亮光的香烟盒。“看包装还算精致！”他一边说着，一边撕开烟盒。他们三人分别点燃了香烟……

于谷雨抽了几口，摇头道：“很一般，还是国产烟味道好！”

钟雪松轻轻点头，表示认同于谷雨的说法：“你们手头还有什么案子吗？”

苏建武和于谷雨相互对视了一眼。苏建武说：“还有一起盗车案没有结案，三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还在潜逃，我们已经发出了通缉令！”

钟雪松语气严厉地说：“盗车案移交给二队，我们现在全力以赴上这个案子，这是丁支队下达的硬任务！近期内，将这只狼擒获！”他刚说到这里，房门开了，梅婷手里拿着一沓 A4 纸走了进来。

于谷雨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查到他的情况了吗？”

梅婷微微颌首：“资料室里有他的详细情况，我复印了一份。”她把手里的纸递给了钟队长。

钟队长认真仔细地看，眉头紧锁。

去年 8 月 16 日晚上 9 点钟，柯春宇和女友顾雨薇在天雨夜总会观赏歌舞表演时，他们邻桌的一位醉酒的客人，将杯里的啤酒洒在顾雨薇的身上，不但不道歉还借着酒劲对顾雨薇恶语相加，触摸顾雨薇的乳房，似乎没有把坐在一旁的柯春宇放在眼里。怒火万丈的柯春宇怪叫着扑了上去，三拳两脚就把醉鬼打倒在地，并朝醉鬼的头部、小腹和软肋猛踢，致使醉鬼的肋骨折了 6 根，颅内出血，当即昏迷……

有人报了警，110 的巡警赶到了现场，柯春宇用椅子腿将其中一位巡警的手臂打伤，被戴上手铐后仍对身边的巡警破口大骂。那个调戏顾雨薇的醉鬼，经医生奋力抢救才把他从死亡的边缘线上拉了回来，但落下了头疼头昏的后遗症。柯春宇被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柯春宇今年28岁，居住在海城市建设大街17号拥军胡同。母亲在他5岁时因病离世，他父亲是市第一纺织厂保卫干事，妻子病故后，一直未再娶。20年前的秋天的一个夜晚，他在厂里值班，由于天气寒冷在值班室里喝了一斤白酒，喝醉后，他呼呼大睡，被窃贼钻了空子，致使仓库里的贵重物品全部被盗。他辞职后在火车站靠蹬三轮车为生。他为柯春宇付出了很多，百般溺爱，万分宠爱，还请民间武林高手教柯春宇少林拳，没想到儿子用所学的武艺伤害他人，被判刑入狱。

钟雪松翻阅完柯春宇的相关资料后，随后便讲述给于谷雨和苏建武。两位刑警认为，柯性情急躁，做事不计后果。

钟队长把资料放在办公桌上：“支队领导对缉捕柯春宇的工作非常重视。我们现在兵分两路，我和梅婷去柯春宇的家中，和他父亲接触一下，看能否从中发现他的线索或相关踪迹；于子和建武查访顾雨薇，她可是柯春宇一案的重大知情人。”

钟队长和梅婷赶到了建设大街。建设大街居委会主任早已接到派出所的通知，派了一位精明干练、富有工作经验的大妈以收卫生费的名义去柯春宇家查验了一番，但大妈并没有发现柯春宇家中有什么异常。他家临街，他父亲柯祥自儿子出事后，已经不在火车站蹬三轮车了，在街边摆了一个烟摊，早晚卖一些茶叶蛋，以维持生计。

钟队长和梅婷远远地站在街角，望着瑟瑟秋风中的老人，心里有股难言的酸楚……

钟队长和劳改农场的几位同志对柯春宇的住宅以及他所居住的这条小巷都进行了秘密监控，但直到傍晚时分仍然没有发现柯春宇的踪影。

钟雪松意识到，蹲坑守候这种老办法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柯春宇是一只惊弓之鸟，不会轻易在老宅附近露面。钟雪松决定和柯春宇的父亲正面接触一下，也许能发现一些线索。

随着夜幕的降临，钟雪松和梅婷出现在老人的烟摊前。钟队长向老人出示了警察证。老人抬起浑浊的双眼，仔细地看了一遍警察证，神情漠然地注视着眼前的两位刑警。

钟雪松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来意。

“怎么？他又出事了？”老人眼里有亮晶晶的液体在闪动。

“他跑了出来，还杀了人！”钟雪松实言相告。

“……”老人手里的烟盒落到地上，他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

梅婷急忙从地上给老人拾起烟盒。老人双手抖动着打开了烟盒，取出一支香烟，请钟雪松吸。

钟雪松摆摆手，表示不吸烟。

老人看着街面上不断走过的行人，张了张嘴，不知如何是好。沉吟片刻，他轻叹了口气：“两位警官，到寒舍一坐。站在门外说话多有不便，屋里请。”

钟雪松和梅婷跟随着老人穿过院门，走进了幽静的小院。

老人步履零乱地紧走了几步，推开了紧闭的屋门。屋里黑黢黢的，散发着一股潮湿的气味儿。老人随手打开了灯。钟雪松借助昏暗的灯光，观察着屋里的摆设。物品和家具非常简单，不难看出老人的生活非常清贫。

老人从里间屋给两位刑警搬来了两把凳子，用衣服袖子轻轻地擦拭着凳子上的灰尘。进屋以后，钟雪松发现，老人的举止非常沉稳，没有了先前的慌乱。

钟雪松不想耽误老人太多的时间，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柯祥面面无表情地听着钟雪松的讲述，心情变得格外沉重。钟队长讲述完柯春宇

犯下命案并畏罪潜逃的犯罪事实后，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房间里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柯祥此时显得特别平静：“孽子这次犯下的是死罪。养不教，父之过！现在我感到无比悔恨啊！我年轻时干过保卫工作，当过工人纠察队队长，知道党和政府的政策，一有他的消息，我马上告诉你们，让他认罪伏法！”

钟雪松从柯祥的话语中感觉出，他对儿子犯下的罪行极为愤慨，并对儿子彻底失去了信心，没有必要再和柯祥讲政策了。

二

瑟瑟秋风席卷了华北大地。

午夜时分，长虹路附近的大街小巷，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只有那冷冷的秋风夹杂着落叶发出的唰唰声，白天拥挤不堪的街道此时却显得特别空旷……

东城区公安分局刑警队侦查员王海涛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拖着长长的影子，在一条寂静的小巷里独行……

老王因在队里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耽误了下班时间。深更半夜回家，对干了多年刑警的老王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他在刑警队有自己的宿舍，但宿舍再好也没有自己的家温暖啊！老王的家离分局并不太远，骑自行车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老王没有走大路，他选择了一条僻静的小巷，走这条小巷能缩短一半路程。

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老王左臂中弹，应声倒地。

枪声来自一棵粗大的梧桐树下面，一个粗壮的黑影朝老王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干了多年刑警的老王在翻身倒地的那一瞬间意识到，这是一支 54 式手枪射出的子弹，他动作极快地翻滚着，躲到人行便道上的一棵梧桐树后面。“砰”，又是一声沉闷的枪响，子弹打在梧桐树上。

老王的左臂火辣辣地疼痛，殷红的鲜血从伤口汩汩涌出。他用右手捂着伤口，趴在梧桐树后面，一动不动。

老王与持枪的黑影相距只有 20 余米，他睁大眼睛注视着马路对面的情况，判断着枪响的方向。借助月光，他逐渐地看清了，一棵梧桐树后面蹲着一个身材粗壮的大汉。两声枪响之后，周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马路对面的几棵梧桐树后面并没有可疑的人影，小巷的两头也没有什么异常。老王立即分析出，袭击他的歹徒只有一人。

老王咬紧牙关，下意识地用右手摸了摸腰间，腰部空荡荡的，他没有携带配发的 64 式手枪。最近，上级机关正在进行枪支大检查，分局刑警队所有刑警配发的枪支一律交由上级机关检查。此时，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脑海里飞速思考着对付歹徒的办法。歹徒开了两枪之后，并没有贸然进攻，似乎也有顾虑，以为老王也有枪。他躲在大树后面，仔细观察着老王这边的动静。他见老王趴在梧桐树后面纹丝不动，以为老王中了一枪，不是丧失了反抗的能力，就是没有携带手枪。

歹徒四下张望着，见周围异常平静，离小巷不远的大街上也没有汽车的响动声，胆子似乎大了起来。他猫着腰，低着头，朝老王逼进，一步、两步、三步……虽然有 20 余米的距离，但是老王逐渐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听到歹徒粗重的喘息声。在月光下，老王看清了歹徒的相貌，认出是他亲手处理过的不法之徒，但想不起来歹徒叫什么名字……

绝不能坐以待毙，一定要与歹徒做最后一搏！老王四下一摸，梧桐树下面散落着几块半截砖头，他顺手抓在手里，随后不顾伤口的流血

和疼痛，一跃而起，朝逼来的歹徒头部投掷了两块砖头，一块砸中了歹徒的头部，另一块砸中了歹徒持枪的右手腕。歹徒被突然飞来的砖头砸倒在地，手里的枪也掉到了地上。他感到一股热流顺着头顶往下流，他摸了一下，看清楚是殷红的鲜血。看清击倒他的是两块砖头时，他有些恼羞成怒。可是，就在他略微迟疑的那一瞬间，老王手脚并用爬到了树中间，双手紧紧地抓着一根结实的树枝，身体晃动了一下，借助身体的惯性，灵活地跃到小巷旁边的墙头上，在墙头上晃动了几下便不见了。

歹徒眼睁睁地看着老王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感到万分懊恼，他不顾伤口的疼痛，拾起掉在手上的手枪，正要追赶老王时，忽然听到小巷口传来一阵汽车的刹车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巷口传来，一支精干的巡逻队听到了枪响，循着枪声查到了这条小巷。

这支队伍是区分局巡警队，他们装备精良，快速反应能力强，具有一定的实战经验。他们头戴钢盔，手持微型冲锋枪，朝这里迅速包抄……

歹徒看到巡警们手中亮光闪闪的微型冲锋枪，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如果发生枪战，自己肯定会被打成马蜂窝。他把手枪插回腰间，学着老王的样子，爬到一棵树上，借助树枝跳到了墙头上，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区分局刑警队值班刑警接到王海涛的报警后，立即派出队里值班的所有刑警，迅速赶到现场，增援受伤的老王。

永乐巷的巷口停满了警车，巡警队的巡警在现场附近展开了细致的搜索，刑警队值班的法医在警车里给老王的伤口进行了清洗、包扎。幸好没有伤到筋骨，只是皮外伤，因为失血过多，老王的脸色显得特别苍白。持枪歹徒的相貌特征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干了多年刑警的老王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袭击事件，这个歹徒一定受过公安机关的打击和处理。从事警察工作以来，老王亲手处理的不法之徒数以千计，他打开了记忆的长河，仔细地回想着，猛然间，一个名字在老王的脑海里

闪过：袭击他的歹徒是柯春宇。柯春宇曾因在天雨夜总会故意行凶伤人被抓，被押到区分局刑警队后气焰依旧非常嚣张。老王狠狠地踹了柯春雨两脚，柯春宇被老王威严的气势震住了，心里对老王充满了仇恨，扬言要杀死老王。

当时老王对柯春宇的威胁只是一笑了之，作为刑警，经常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时常受到这类威胁，他根本不为所动。

王海涛对坐在他身边照顾他的刑警说出了柯春宇的名字后，这位刑警惊讶地说：“下午，我在值班室看到一份协查通报，柯春宇越狱潜逃，还杀死了一位管教干部。队长让我把这份通报下发到分局各派出所。他怎么会这么快对你下手？”

王海涛点燃了一支香烟：“当年，他行凶伤人后，我经手了这起案子。当时，他认罪态度不好，我忍不住踹了他两脚。在法院宣判前，我一直与他接触着，用野兽形容这小子都不为过。那时，他心里很可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刑警听老王这么一说，猛然间想起了什么：“这起越狱杀人案，局里非常重视，追捕工作由市局刑警支队大案队队长钟雪松负责，我们应该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钟队长。”

老王取出手机，拨通了钟雪松的电话。虽然是深夜，但是刑警的工作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大案队队长的手机24小时开机。话筒里传出钟雪松的声音，老王把刚才发生的袭击事件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钟雪松心头燃起了一团怒火：这个家伙确实是亡命徒，如果不将他尽快抓捕归案，说不定他会海城掀起什么风浪。想到这里，他关切地询问：“老王，你现在伤势如何？”

老王颇不以为然，轻松地说：“我只是受了点儿皮外伤，并无大碍。”

“那就好，我马上带人过去！”钟雪松果断地说。

钟雪松带领队里的几位精干刑警火速赶到了现场。老王因流血过多，身体有些虚脱。钟队长紧紧地握着王海涛的手，宽慰了他几句。当钟队长得知柯春宇的头部被老王投掷的砖头击中时，他快步走到小巷的路中央，观察着地上的血迹和两块砖头，迅速作出了判断。他看了一眼手表，心想，袭击事件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柯春宇头部受伤，逃离现场后，一定会到医院或个体诊所去包扎，应布置警力对全市所有医疗场所进行搜查。

钟雪松简明扼要地向现场的刑警和巡警布置着搜查工作。

现场的十余辆警车相继离去后，钟雪松坐在王海涛身边说：“老王，我现在送你去医院休整几天，全面检查一下身体，追捕柯春宇的工作由我们去做。没有想到柯春宇会对你下毒手！”

老王深感遗憾地说：“我没带枪，要不然，他跑不掉！”

坐在助手座的于谷雨颇有感触：“幸亏你投掷的那块砖头砸中了他的脑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钟雪松轻轻地拍了拍于谷雨的肩膀，示意他不要再多说了。他知道，老王是身经百战的老刑警，有丰富的对敌经验，如果今天晚上老王携带枪支，柯春宇一定会束手就擒。“老王，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柯春宇在夜总会连伤数人，为什么还对出现场的巡警大打出手呢？你认为，他真是在酗酒滋事吗？”

老王眨了一下眼睛，似乎在回忆当时的情景……

“他在夜总会喝了多少酒？喝的是什么酒？你作了调查吗？”钟雪松问。

老王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脑门儿：“柯春宇供述，他在夜总会一共喝了两瓶啤酒。”

“两瓶啤酒就会使他犯下如此暴行吗？”钟雪松深感不解。

“也许，他太喜爱自己的情人顾雨薇了。”于谷雨分析着。

“你对他作过酒精检测或者尿液检测吗？”钟雪松继续问。

老王略微思索了一下，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他服用了兴奋剂或者毒品之类的违禁品？”

钟雪松不置可否，接着提出了第二个疑问：“天雨夜总会的老板黄天浩在海城黑道上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夜总会雇的保安全是刑满释放人员，手狠心毒，他们怎么会对柯春宇的暴行置若罔闻呢？所有的保安一起上，柯春宇的小命早就玩完了。”

老王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这里也许隐匿着什么秘密？”

三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海城市广厦生活小区里静悄悄的，只有几个老人在小区的花园里慢悠悠地打着太极拳……

一辆红色桑塔纳出租车缓缓地停在小区大门口，一位戴着墨镜、身穿黑色风衣，身材魁梧的青年男子手里提着一个棕色的密码箱从车里下来。他站在小区门口，四下张望，待出租车调转头驶离小区后，他迈开大步径直朝小区里走去。小区大门口站着一位身穿制服、腰插警棍的年轻保安。青年男子朝保安礼节性地笑了笑，直接走进了小区。他似乎对小区非常熟悉，顺着小花园旁边的人行便道往花园附近的居民楼走去……

小区里非常安静，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和车辆。他在一幢楼前止住了脚步，随后从口袋里取出手机拨打电话，他一边向手机里说着什么，一边漫不经心地转过身往身后看了一眼。大约一分钟后，他挂断了电话，迈开大步朝一个单元楼里走去。他顺着楼梯来到了3楼6号，在门

前停下，神情专注地听了听楼上、楼下的动静，按响了门铃。悦耳的音乐响了两遍，也没有人开门。他俯在门前侧耳细听，确信家里无人，低下头，仔细地观察着防盗门锁的型号，脸上闪过一丝恶意的笑。

他从裤兜里取出一个形状怪异的细铁片，把铁片捅进防盗门的锁里，非常娴熟地捅开了防盗门锁，幽灵般闪身进屋，眼睛里闪烁着绿莹莹的亮光……

他把密码箱放在门口的鞋柜旁，把细铁片塞进裤兜。这是一套四室两厅装修豪华的住宅。他动作飞快地戴上一副白手套，在几个房间里转来转去，将几个房间都翻遍了就是找不到现金。从屋子的装饰来看，这家像是有钱的主儿啊！

他贼心不死，继续搜索着，猛然间，他在书房的西墙壁上发现了一个秘密，墙壁上隐藏着一个墙壁式保险柜，伪装得非常巧妙，一般人还真难以发现。他为自己的意外发现感到非常得意，并没有马上去触摸保险柜，而是异常专注地观察着。他发现保险柜带有报警装置。他蹲在保险柜前，目不转睛地观察、寻找着，少顷，又从裤兜里掏出那个铁片，小心翼翼地捅进保险柜锁里，慢慢地扭动着铁片。几分钟后，他打开了保险柜，随着门的开启，他那贼亮的眼睛发出了亮光。那一沓沓码放整齐的百元大钞使他的呼吸急促起来。他格外激动，快步走到门口，拿来密码箱，把一沓沓钞票装进去。足有 10 万元！哈哈！他高兴得嘴都咧歪了。他又撬开了保险柜里的小抽屉，里面有两根金条、两个金元宝和两个金佛等贵重物品，他把这些值钱物品统统放进密码箱里。

他合上密码箱，飞快地走到门口，站在门边听了听，门外没有什么动静，拉开防盗门，疾步走到楼下，不紧不慢地往外面走去……

接连三天，海城市高档住宅小区发生了十起入室盗窃案，每起盗窃案被盗现金均在一万元以上，还有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一时间，市局

刑警支队和所在辖区刑警大队奔波在各个案发现场。经技术人员现场勘查，刑警们确定，犯罪嫌疑人为青年男性，年龄在 25 岁至 30 岁之间，身高在 180 厘米至 182 厘米之间，体重在 82 公斤至 85 公斤之间；所有的盗窃案均为一人所为，该嫌疑人不但具有高超的开锁技术，而且还有一定的反侦查手段，出入各个小区时均戴着一副大墨镜，并且有意躲避小区门口的监控探头。

即便如此，刑警们还是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他正是越狱潜逃的杀人重犯柯春宇。

大案队队长钟雪松立即组织精干警力对柯春宇实施抓捕，并对其所有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他所接触的人全是一些社会混混，没有正当的职业，他们即使知道柯春宇的下落，也不会轻易告诉警察。柯春宇过去那些手下的兄弟，见到来访的刑警都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当钟队长获悉柯春宇疯狂入室盗窃时，感到义愤填膺。

在北郊一座简陋的民房里，柯春宇犹如一头困在笼子里的恶狼，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屋子的角落散坐着几个青年人，他们全是柯春宇手下的兄弟。

柯春宇咆哮着：“我让你们找那个娘儿们的下落，你们怎么还没有消息？”

“宇哥，你不要着急，兄弟们一定会找到她的。”一个叫姜国峰的小伙子用讨好的口吻说。

另一个叫梁小涛的年轻人也随声附和着：“大哥，放心！她现在和黄天浩靠在了一起，不出三天，准有消息！”

其他几位兄弟也连连称是。

柯春宇见兄弟们对他依然唯命是从，心里感到无比高兴。他从皮包里拿出几沓钱，摆在桌子上，欣喜地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最好的